

书法的最高境界是雅俗共赏

——李建新书法作品赏析



他去拜访苏老,苏老想要现场写字送给他,但由于身体原因,没能动笔。临走时,苏老拉着李建新的手说:“今天本应该送你一幅字的,但没办法,我先欠你一幅。”与李建新谈话,他话里话外表达出对苏适先生的敬意,他说苏老那种平和、谦逊的待人态度是让他受益终生的。

从书柜的最下面一层,李建新拿出了自己的书作展示给我,内容以唐诗为主,传递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家国天下的儒家情怀。李建新的行书作品用笔不含浑,不故弄玄虚,起笔、运笔、收笔的笔路十分清楚,其用笔笔法遒劲,结体宽绰秀美,点画之间呼应十分紧密,外似柔润而内实坚强,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挺,真正产生了“雅俗共赏”的艺术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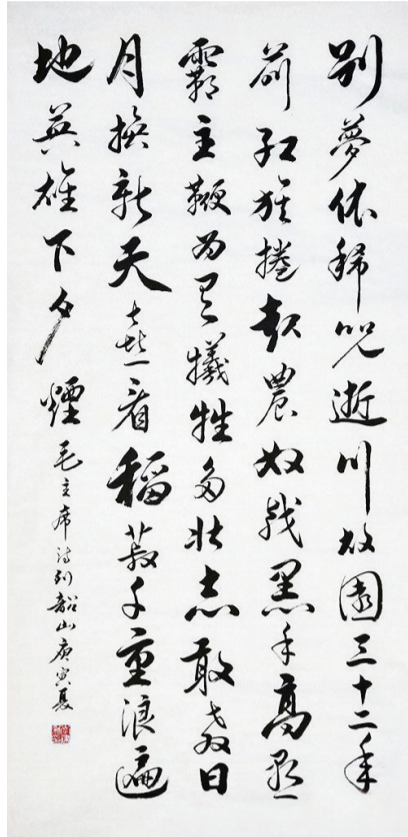
李建新的书法创作有明确的目标。他说,他的目标往低了说,是以书法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,往高了说是传承中华文化。不管哪一个目标,都跟名利不沾边。对于自己目前的书法水平,他说他只是有一些独到的见解,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艺术见解的形成是艺术家创作成熟的标志之一。李建新拿出了某书法杂志,指着里面一些作品说:“有些字是以丑为美,否定传统,没有根基就谈创新,实在是一条错路。”他对于“丑书”的批判,源于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推崇。

临别时,李建新对我说:“以后有朋友需要书法作品,如果不嫌弃,尽可以找我写。”语言朴实无华。

采访结束后,回忆起李建新给我留下的印象,有两点最为深刻:一是他描述毛主席关心列车乘务员那一段时的语气,可以想见毛泽东专列的乘务人员对于毛主席深厚的、真挚的情感,那绝不是口号式的宣讲。由于这样特殊的工作经历,李建新的心路历程伴随着共和国的沧桑而成长,练就了他对各种问题的大局式的高明见地。还有一点是他对于“丑书”的批判,表达了他对于浮躁玄虚式的书法创作的痛斥,而这种浮躁正是艺术界流弊丛生的主要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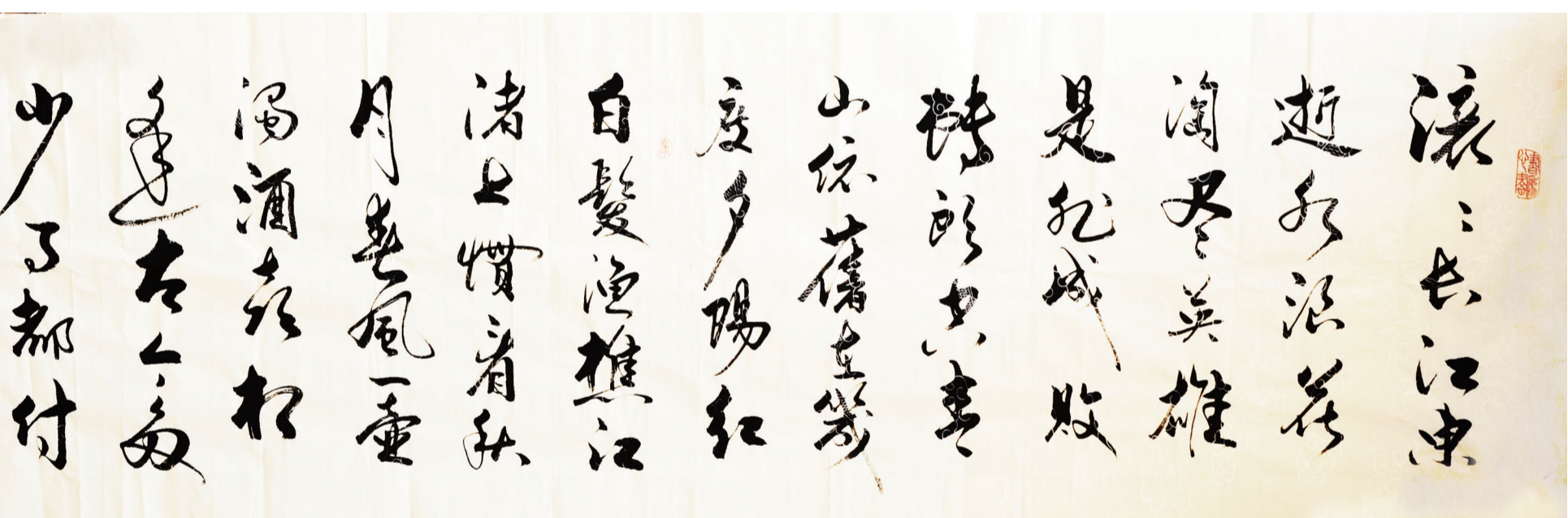
相信李建新的书法之路会越来越宽广。



己的根深地扎入传统文化的土壤。李建新临得最多的是王羲之、王献之“二王”的书法如《兰亭序》、《道藏碑》,还有赵孟頫的《胆巴碑》也是李建新的枕边书。在今人书法中,李建新最推崇苏适先生的书风,并多次得苏老指点,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苏适书法脱胎于赵孟頫,但多年习书的深厚功底令他形成自己的气象,成为当代书法大家。由于书风温婉华贵,苏适也一度成为“美书”的代言人。“美书”一词是与“丑

书”相对诞生。近20年来,在中国书法界,抛弃传统、急功近利式的“丑书”盛行一时。苏适不追时风、不慕虚浮,始终以不变应万变,继承了赵孟頫书法“字字珠玑”的美学特征,孜孜不倦。正是这种笃实的精神,造就了他书法卓尔不群的气韵。李建新总结,苏适先生的书法最大特色是雅俗共赏。与苏适先生的友谊,不仅是因为书风同属一路,李建新说,他最敬佩的是苏老的人品。他描述:今年春节前

忙,他的书法创作曾一度中断,但每次有机会到各地的寺院、名人故居等景点游玩,看到书法,他都挪不动步。回到机关之后,他发现自己对书法的热情一点也没有泯灭,便一头扎到书海中,每天利用午间休息和晚上下班时间临帖,笔耕不辍。现已是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世界华人艺术家联合会会员的李建新,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也没有专注于跟名利相关的个人风格的突显,而是坚持以谦虚好学的态度临帖,继续将自



日本书画家批评系列之一——会田诚

都以少女为主角,战争、暴利、色情、怪诞、萝莉控、酒、反艺术等行为都是这些少女在他的创作中的角色扮演。他创作了一些激发人们审美却长期禁忌的或是回避的作品,试图揭示我们在商业化社会中的奴性地位。批评家和策展人称赞其作品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批判。和村上隆一起,会田诚是“新日本主义”的代表人物。

会田诚与中国早在2007年就有过交集,其曾在北京798长征空间举办过个人展览。而2009年北京三藩画廊举办的“我在北京画大画”展以及北京今日美术馆题为“通过会田诚的作品看日本当代艺术”的讲座,更是将其作品全面展示给了中国观众。

不同于与他同级的日本画专业的村上隆,会田诚算是比较“叛逆”的当代艺术家,他不喜欢油画却半路转入到油画系,因为不喜欢那时觉得老日的日本画和商业性太强的设计;虽然是在油画系,但其在大学的四年几乎没有画画,真正画画是从研究生开始;看到有人因为写作能买到房子而开始写作,完成第一部作品后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又回到当代艺术领域;他自己本身的创作历程,其实也展示出了日本当代艺术的发展与转变。

在他的作品中,其实有很多把两个看着完全不相关的、或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,其动机中也有其对于这两种东西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好奇心。比如说作品《月》,画了腿被砍掉的很漂亮的女孩子的作品,看起来变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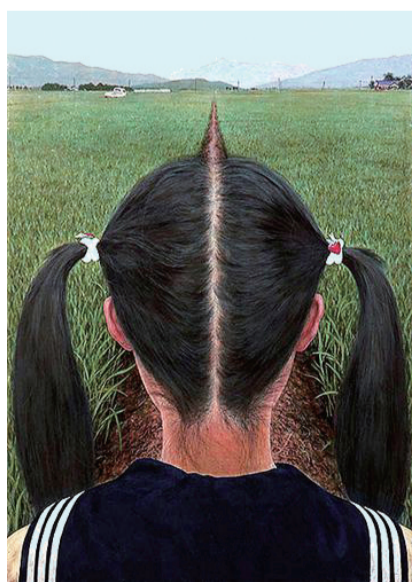
又残酷的作品,也有创作唯美而精致的作品,这些反差很大,让人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归类,一直被其所喜爱。

会田诚的绘画基本功扎实,人物造型和画面构成能力极强。他自由转换于不同画种和形式之间,对日本美术的自律性提出疑问,并且超越时空,和不同的历史场景建立联系,显示出自由的创作状态。1993年,他的作品《巨大富士队员VS超级金龙》引起美术界的关注。会田诚一反村上隆以华丽手法表现“御宅族”的套路,而是借用了从江户时代以后流行的浮世绘的画法,采用细线平涂的表现方法,同时加上动漫的一些手法,将被“艺术”所掩饰的人类欲望暴露出来。

上世纪90年代,会田诚和奈良美智、村上隆等人一起,进入艺术界视野,但年龄略小。这批艺术家成长于日本战后重建和经济起飞时代,深受动漫等大众文化影响。会田诚的许多作品以玩世不恭的手法演绎日本的“少女文化”。《剖腹的女高中生》画面惊悚,中央是一个典型高中生装束的女孩,双手高举武士刀,正要剖腹自杀,旁边跪着一个刚把自己肚腹切开的女孩,还有另外五个面带微笑、处于自杀不同阶段的少女。会田诚善于在作品中把暴力和美丽联系起来,从而展示出怪诞的画面感觉,以挑战日本根深蒂固的美丽观和可爱观。他告诉记者,他直到读高中还在尿床,而这也是他对周围女生着迷的年龄。这让他备感挫折。他后

来成为艺术圈的坏小子,或许就和这种挫折感有关。他时有惊世骇俗、哗众取宠的举动,包括在行为艺术中,装扮成本·拉登,还在面前堆满清酒瓶。

会田诚的作品更多的是构建在无休止的自我否定之上的,他敢于把既定意义上美的概念打乱后重新排序。不仅仅是绘画、装置、影像、雕塑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,更有“自杀未遂机器”与“单人游行机器”这样颠覆了传统概念的行为艺术新穎之作。更不



《道》

任功

会田诚(AIDA Makoto),日本艺术家,被称为“日本现实的报道者”。1965年,出生于日本新潟。1991年从东京艺术大学研究生院油画专业毕业后,他不断从事各方面的艺术尝试,发表了包括绘画、雕塑、装置、漫画以及小说在内的大量作品。这些作品既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精致感,又是对于当代社会的反应,会田诚用最合适的技巧去实现他的思考。作为日本前卫艺术家,会田诚绝对继承了日本暴力美学基因。他的作品大